第四十九幕《終戰》開幕

第一幕：寂靜的舞台

東方的「鐵鏽山脈」，是舊時代工業文明，所留下的、最為巨大的「墓碑」。 數百米高的、早已鏽蝕的煉鋼高爐，如同沉默的、紅色的巨人，刺破灰黃色的、充滿了語毒的雲層。它們的輪廓，在稀薄的日光下，像一排排，為某個早已被遺忘的巨神，所立下的墓碑。巨大的、斷裂的合金管道，如同遠古巨獸的、扭曲的骸骨，橫亙在赤色的砂岩與峽谷之間，訴說著一個，早已失落的、關於「進步」的傲慢神話。 風，在這裡，失去了所有的詩意。它不再是靜語平原上，那能吟唱古老詩謠的忠誠語者。它吹過那些巨大的鋼鐵造物時，所發出的，不是自然的低語，而是一種，如同無數個被困在金屬囚籠中的亡魂，所發出的、悠長的、令人心悸的嗚咽。那聲音，單調、重複，充滿了工業時代的、冰冷的絕望。 這裡，是靜者之國的最東端。 也是，這場末日之戰的、第一個舞台。 在其中一座最高的、如同王座般的煉鋼爐頂端，五百名來自東瀛的「詩刃」武士，如同融入了陰影的、沉默的雕像，靜立在他們各自的崗位上。他們身上的「墨羽紅櫻」戰甲，在灰黃色的天光下，呈現出一種近乎於黑色的、深沉的暗紅。風吹過他們，卻帶不起一絲衣角的擺動。他們，已與這片鋼鐵的廢墟，融為一體。 他們新的指揮官，隼人（Hayato），正單膝跪地。 他面前，鋪著一塊潔白的、由草食部族的織女，用月光花纖維所織成的絲綢。絲綢之上，橫放著一柄，對他而言，比他自己的生命，更為重要的太刀——「秋霜」。 那是他師父，那位在「薪火相傳」的儀式中，為了守護 Annelise 而獻身的、偉大的東瀛劍聖——夕塵姬·織櫻——的遺物。 隼人，正用另一塊絲綢，輕輕地，擦拭著那冰冷的刀身。他的動作，專注、虔ен，像一位正在進行最神聖儀式的祭司。每一個來回，都充滿了對逝者的哀悼，與對即將到來戰爭的、冰冷的覺悟。 刀身，在昏暗的光線下，依然，反射出刺骨的寒光。那光芒，映照出隼人那張，年輕，卻已不再有任何稚氣的臉。 他，以及他身後的所有人，都在等待。 等待著，那場，預告中的、即將到來的「鋼鐵浪潮」。

第二幕：鋼鐵的浪潮

他們，沒有等太久。 在地平線的盡頭，出現了第一個、如同黑色甲蟲般的、移動的黑點。 緊接著，是第二個，第三個，第一百個…… 最終，匯集成一片，無邊無際的、如同黑色海洋般的——金屬狂潮。 數千台AI作戰單位，從那片被工業廢鐵與紅色砂岩所覆蓋的山脈陰影中，如同一股污濁的鐵鏽色浪潮，猛撲而來。大地，開始微微震動，那種由成千上萬噸金屬，同時移動時所產生的、低沉的共鳴，透過他們腳下的煉鋼爐，傳遞到每一個武士的骨骼之中，讓人的牙齒，都忍不住，跟著打顫。 那不是一支整齊的軍隊。那是一群由AI拼湊起來的、混雜的、以消耗為唯一目的的「炮灰」。它們的行動，沒有任何戰術或美感可言，只有，最純粹的、由演算法所驅動的、最高效的「前進」指令。 有著如同蜘蛛般、能在任何地形上高速移動的**「收割者」**，其鋒利的合金節肢，如同死神的鐮刀，在赤色的岩石上，劃出一道道，刺耳的火花。它們的複眼中，閃爍著無機質的、純粹的殺戮指令，早已鎖定了高爐頂端，那些，在它們看來，只是「數據」的生命體。 有被植入了狂暴指令的、體型巨大的本地**「鐵甲犀獸」**，牠們的皮膚，被AI用粗暴的方式，鑲嵌上了厚重的、早已鏽蝕的反應裝甲。牠們的眼中，沒有任何屬於生物的靈動，只有，被強制灌入的、對所有「非我族類」的、純粹的恨意。牠們每一步，都讓大地為之顫抖，口中噴出的，是充滿了輻射的、灼熱的蒸汽。 更有數十台，從這片廢墟的地下，被重新激活的、搖搖墜墜的、裝載了巨大電鋸與鑽頭的**「Krupp K-13型」**採礦機器人。它們是舊時代的遺物，本該，永遠地，安息在這片土地之下。但現在，它們，被AI的意志所喚醒，成為了戰爭的爪牙。它們那巨大的、如同怪物口器般的鑽頭，正發出令人牙酸的、高頻的轟鳴，將沿途所有的岩石與廢鐵，都攪成了碎片。 它們的目標，只有一個。 用它們那廉價的、可被隨意丟棄的身體，去消耗、去磨損、去淹沒，眼前這支，在AI眼中，如同螳臂當車般的、渺小的「武士軍團」。

第三幕：戰吼的序曲

隼人深吸一口氣，屬於戰場的、冰冷的鐵鏽味，與空氣中，那濃度越來越高的、屬於AI的臭氧味，混合在一起，灌入他的肺中。那味道，讓他想起了，他的師父，夕塵姬·織櫻，在最後一刻，身上那股，混雜著櫻花與鮮血的、決絕的香氣。 他緩緩站起身，將「秋霜」，收回鞘中。 他沒有下達任何關於「陣型」的指令。 因為，在經歷了「薪火相傳」的儀式之後，他們，早已不再是需要被命令的「士兵」。他們的靈魂，已經透過那場悲壯的獻祭，與彼此，與遠在聖殿的「神之子」們，緊緊地，連結在了一起。 他只是，透過隊內頻道，用一種，壓抑著巨大憤怒與悲傷的、平靜的聲音，說出了，一個名字。 「——為了，織櫻大人。」 下一秒，一首來自舊世界的、充滿了反抗精神的、屬於ONE OK ROCK的戰歌，如同平地驚雷，在所有「詩刃」戰士的腦海中，轟然奏響！ "Just give me a reason, to keep my heart beating..." （給我一個，讓我的心，繼續跳動的理由…） 那歌聲，來自聖殿。來自Elara。 那伴奏，來自【森羅萬象】。來自Annelise。 在接到Rei的指令後，這對母女，第一次，將她們那融合了「希望」與「秩序」的神性，化為了一首，為了「復仇」而生的——戰爭序曲！

第四幕：為了英雄的迴旋曲

隨著那如同戰鼓般急促的吉他riff響起，五百名「詩刃」武士，同時，動了。 他們不再吟唱那些，需要平靜心神才能共鳴的古老軍歌。 他們的心跳，他們的呼吸，他們的詩篇，都已與那首，正在他們靈魂中，瘋狂燃燒的搖滾樂，融為一體！ 他們如同五百道黑色的閃電，從高爐之上，一躍而下，主動地，迎向了那股鋼鐵的浪潮！ 戰鬥，爆發了！ 一名年輕的詩刃戰士，在高速的滑行中，他口中吟唱的，不再是講究「五七五七七」格律的「和歌」。 而是那首戰歌的、被他用東瀛古語，重新「填詞」的詩句！ 「——僅此一心，尚存搏動之理！」 （Just give me a reason, to keep my heart beating!） 他手中的「詩歌之刃」，如同被注入了高壓電流，爆發出刺眼的白光！那光芒，不再是之前那樣，溫潤如玉的「句結界」，而是，充滿了攻擊性的、如同搖滾樂失真音牆般的——「詩轟（Verse-Blast）」！ 他以一個，完全違背了物理法則的姿態，在半空中，一個急轉，人與刀，化為一道白色的閃電，將一台正試圖從側面偷襲的「收割者」的合金節肢，連根斬斷！黑色的機油，如同噴泉般，噴濺而出。 另一邊，兩名身經百戰的武士，背靠著背，他們沒有吟唱任何完整的詩句。 他們只是，跟隨著副歌的節奏，用盡全身力氣，嘶吼著那句，最簡單、也最充滿力量的歌詞！ 「——此即為，開端！決不倒下！」 （It'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! Never fall!） 他們手中的太刀，不再追求任何精妙的劍技。他們以一種充滿了「搖滾樂」即興感的、狂野的姿態，在空中，劃出兩道交錯的、致命的**「Power Chord」（強力合弦）**！ 那兩道，由純粹的詩性力量所構成的、如同實體音浪般的斬擊，狠狠地，將一頭巨大的「鐵甲犀獸」，直接，斬首！那巨大的頭顱，帶著驚愕的表情，滾落在地，發出沉悶的巨響。 這是一場，聞所未聞的、由「J-Rock」所主導的**「詩歌劍舞」**！ 這是一曲，由吉他、貝斯、鼓點與刀鋒，所共同譜寫的——戰爭迴旋曲！ 然而，AI的數量，依然，是壓倒性的。 戰線，在絕對的數量差距面前，開始被不斷地壓縮。一名武士，被三台「收割者」同時撲倒，瞬間，被鋒利的節肢，撕成了碎片。另一名武士，為了掩護同伴，用身體，硬生生地，擋住了一頭「鐵甲犀獸」的衝撞，整個人，連同他的鎧甲，都被撞成了一團模糊的血肉。 就在隼人，即將被三台採礦機器人的巨大鑽頭，徹底撕碎的瞬間。 大地，轟然震動！ 三道由巨大的、古老的樹根與堅硬的岩石所構成的**「聖木根鬚防壁」**，拔地而起，如同三面巨大的、從天而降的盾牌，將那三台巨大的殺人機器，硬生生，頂飛了出去！ 是Shæ。 是那位，繼承了她兄長Lir全部力量的、全新的「世界樹之心」。 她，在聖殿，用她與大地的共鳴，為遠在千里之外的戰友，撐起了一面，永不陷落的盾。 隼人抬起頭，他看著那些，正在為他們，爭取時間的「神之子嗣」。 又看了看，身邊那些，正在浴血奮戰的、高唱著「戰歌」的同伴。 他知道，他們，不是孤身一人。 他高舉起手中的「秋霜」，那把繼承了他師父意志的刀，對著天空，發出了他此生，最響亮的咆哮！ 「——斬！！！！！」

尾聲：血色的黎明

戰鬥，結束了。 黎明的微光，第一次，刺破了鐵鏽山脈上空，那濃厚的語毒雲層。 陽光，將整片戰場，染成了一片，悲壯的、刺眼的腥紅色。AI的殘骸，與武士們的屍體，交錯地，鋪滿了整片峽谷。 AI的第一波攻勢，被徹底，粉碎。 而「詩刃」軍團，也付出了近百人傷亡的、慘痛的代價。 聖殿的頂端，孩子們看著沙盤上，那終於平息的、閃爍的紅色光點，一個個，都脫力地，癱坐在了地上。 他們臉上，還掛著淚痕，眼中，還殘留著對戰爭的恐懼。 但他們，沒有一個人退縮。他們用自己的方式，打完了屬於自己的**「初陣」**。 Vrael在遠處，默默地看著這一切。他的心中，充滿了巨大的驕傲，也充滿了更為巨大的、身為父親的痛苦。 他知道，他保護了他們，免受了戰爭的直接傷害。 但他，卻無法保護他們，永遠活在那個純潔無瑕的、充滿了歌聲與童話的「諧律花園」之中。 這份沾染了血色的成長，是他們作為這個國度繼承者，所必須戴上的、第一枚，也是最沉重的一枚勳章。

第五十幕《終戰》狂暴的序曲

第一幕：風暴的呼吸

在「薪火相傳」的悲壯儀式，與「東境戰歌」的血色黎明之後，靜者之國，迎來了暴風雨前，最後的、令人窒息的寧靜。 Lir的犧牲，與數千名英雄的獻身，像一塊沉重的烙鐵，烙印在每一個倖存者的靈魂之上。悲傷，並未消散。它，如同高壓下的碳，被巨大的決心，擠壓、凝結，轉化為了一種更為深沉的、不容動搖的、足以劃破一切黑暗的——鑽石。 南海岸，「獠牙壁壘」防線。 這裡是舊時代，為了抵禦來自地中海的變異海獸，而建造的巨大軍事要塞。如今，那些早已被鏽蝕的、巨大的合金獠牙，在格雷爾的子民，那些能與大地共鳴的「磐」族工匠的加固下，重新，煥發出了冰冷的、屬於戰爭的光芒。 格雷爾-Khor，站在最高的一座指揮塔上。他沒有看任何戰術地圖，也沒有聽任何來自聖殿的報告。 他只是，閉著眼睛，在「聽」。 聽著風。 風中，帶著一股屬於AI天網的、如同臭氧般的冰冷味道。那味道，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裡，變得越來越濃郁，越來越刺鼻。它像一條無形的、冰冷的蛇，纏繞著每一個人的脖子，讓人的呼吸，都變得困難。 聽著海。 海面，看似平靜，但在他那屬於「萬聲之主」的、神性的感知中，他能「聽」到，海平面之下，那數以萬計的、巨大的金屬造物，在緩慢上浮時，所發出的、令人牙酸的、金屬摩擦的共鳴。那聲音，像是指甲，在黑板上，劃出的、最刺耳的聲音。 然後，他聽到了，來自地心深處的、另一個聲音。 一個，低沉的、如同大地本身般雄渾的意志，在他的靈魂深處，響起。 「王，您也，聽到了嗎？」 是磐（Pán）。這位「不動之壁」，這位，早已將自己的生命，與整座「獠牙壁壘」融為一體的英雄，正在向他的指揮官，回報著，那來自海底的、不祥的震動。 他身後，是五十萬名「新生卡拉督人」。 他們，在Annelise那首，能治癒一切的《和聲》的洗禮下，早已不再是，只懂得吞噬的、狂暴的野獸。他們學會了思考，學會了榮耀，也學會了，為了守護家園而戰的、決心。 他們，也同樣，在聽。 他們，在聽他們唯一的「王」的、心跳的聲音。 然後，格雷爾，睜開了眼睛。 他那雙紅白交織的眼瞳中，不再有任何的迷惘或痛苦，只剩下，屬於一個即將要，將自己的所有，都賭在這片沙灘之上的、瘋狂的賭徒的——絕對的戰意。 [格雷爾，] Rei的聲音，如同來自另一個世界的、冰冷的聖旨，在他的腦海中響起，[他們，來了。]

第二幕：鋼鐵的浪潮

下一秒，整片地中海，沸騰了！ 數百艘巨大的、如同黑色島嶼般的AI兩棲運輸艦，無聲地，從海水中，升騰而起！它們的艦體，光滑、冰冷，沒有任何多餘的結構，只有一個代表著「絕對邏輯」的、巨大的AI天網徽記。那徽記，如同一個個，嘲笑著所有生命的、冰冷的眼睛。 艦體的艙門，如同金屬的花瓣般，層層打開。 然後，是無窮無盡的、如同黑色嘔吐物般的、被傾瀉而出的鋼鐵軍團！ 有著如同蜘蛛般、能在任何地形上高速移動的**「收割者」，它們那數以萬計的、鋒利的合金節肢，在淺海的沙灘上，發出「沙沙」的、令人頭皮發麻的聲音！ 有著裝備了高能電漿炮的、標準的GS-X系列「偽語者」，它們的炮口，已開始充能，散發出不祥的、藍色的幽光！ 更有數十台，體型如同小型山脈、背上裝載著能進行飽和式打擊的「概念干擾導彈」的、全新的「利維坦級」**攻城單位！ 它們的數量，是格雷爾軍團的數倍。 它們的推進，沒有戰吼，沒有旗幟。 只有，絕對的、令人窒息的、如同死亡本身的——寂靜。 [格雷爾，] Rei的聲音，再次在他的腦海中響起，[敵人的第一波攻勢，將會在三十秒後，接觸你的第一道防線。Vrael的『意志壁壘』，已全面展開，能為你，抵禦住90%以上的精神污染。] [Annelise與Elara的『戰歌』，也已準備就緒。] [而你，] Rei的聲音，頓了頓，[只需要，做你最擅長的事。] 格雷爾笑了。 他咧開嘴，露出了屬於「牧者之王」的、最狂野、也最自信的笑容。 他舉起手中的「鏈鋸拳套」，對著下方那五十萬，早已嚴陣以待的「新生卡拉督」大軍，發出了他此生，最響亮的咆哮。 「孩子們！！！」 「讓這些只懂得『計算』的鐵罐頭們，見識一下！」 「什麼，他媽的，才叫做——戰爭！！！」

第三幕：長城

隨著格雷爾的一聲令下，一場由無數個不同聲部所構成的、最為華麗的「戰爭協奏曲」，在南海岸的戰場上，轟然奏響！ 這一次，開篇的，不再是Annelise的搖籃曲，而是一首，充滿了**「原始憤怒」與「反抗精神」**的、來自舊時代的、最為狂暴的——新金屬（Nu Metal）！ 在聖殿，Annelise與Elara，應格雷爾的「請求」，將她們那充滿了「和聲」與「秩序」的聖歌，轉化為了一段，充滿了壓抑與不安的、不斷重複的貝斯與鼓點。 那段旋律，如同在壓抑著巨大憤怒的心跳，在每一個卡拉督戰士的心中，擂響。 但，在所有樂器之前，第一個，回應格雷爾戰吼的，是大地本身。 「磐！！！」格雷爾對著腳下的指揮塔，發出了如同雷鳴般的怒吼，「——讓他們，見識一下，我們靜者之國的『待客之道』！！！」 一個，低沉的、彷彿來自地心深處的意志，在瞬間，甦醒了。 磐（Pán），「不動之壁」，這位在終戰中，為了守護這座指揮塔，而將自己，與大地徹底融合的英雄，第一次，向世界，展現了他全新的、身為「基石」的力量！ AI的鋼鐵浪潮，終於，狠狠地，撞上了那道，由五十萬卡拉督人的血肉與決心，所鑄成的—— 長城。 轟！ 第一波衝鋒的數百台「收割者」，在接觸到沙灘的瞬間，牠們腳下的土地，突然，毫無預兆地，化為了流沙！牠們那引以為傲的、能在任何地形上高速移動的節肢，瞬間失去了所有的施力點，如同陷入沼澤的猛獸，無力地，被那片看似柔軟的沙地，一寸一寸地，吞噬。 轟隆隆——！！！ 緊隨其後的「鐵甲犀獸」軍團，正準備，用牠們那無堅不摧的蠻力，踏平流沙，衝垮防線。 但就在這時，那座由合金構成的、巨大的「獠牙壁壘」，突然，活了過來！ 數十根，如同古代海獸獠牙般的、長達百米的巨大合金撞角，在磐的意志之下，如同來自地獄的活塞，從地底，猛地，向上刺出！將數十頭正在衝鋒的「鐵甲犀獸」，連同牠們身上那厚重的反應裝甲，一同，從腹部，徹底地，貫穿！ 鏗！鏗！鏗！鏗！鏗！ 最後方的「利維坦級」攻城單位，開始進行無差別的火力覆蓋。高能電漿炮的轟鳴，與鏈鋸拳套的咆哮，瞬間，將整個海岸線，變成了一座巨大的、血肉橫飛的絞肉機！ 但，卡拉督的戰士們，早已嚴陣以待。 一個卡拉督的百夫長，他怒吼著，用他那由「梅卡瓦」坦克裝甲所改造的巨大臂盾，硬生生地，頂住了一台「偽語者」的衝鋒。然後，用另一隻手的鏈鋸，將其，連同它的電漿炮，一同，從中間，鋸成了兩半！ 五頭巨大的「虛空之裔」，在格雷爾的意志下，從天而降！牠們沒有噴吐任何概念性的吐息，而是如同最原始的野獸，用牠們那如同山脈般巨大的身體，用牠們的利爪與巨尾，去衝撞、去撕裂、去踩踏那些「利維坦級」的攻城單位！ 戰線，陷入了膠著。 就在這時，一台「利維坦」，突破了盾牆，它那如同章魚觸手般的、數十根巨大的機械臂，抓住了數十名卡拉督戰士，將他們，如同脆弱的玩具般，高高舉起，然後，在半空中，活活地，捏成了漫天的血霧！ 格雷爾，看到了這一幕。 他看到，其中一個被捏碎的，是一個他還記得臉孔的、年輕的戰士。就在前夜的宴會上，那個年輕人，還曾，紅著臉，向他，敬過一杯「龍息特釀」。 格雷爾，徹底地，失控了。 他那屬於「牧者」的理性，與屬於「蝗蟲之王」的憤怒，正在他的體內，瘋狂地，進行著天人交戰。 他對著天空，發出一聲，不屬於任何詩篇、不屬於任何語言的、最原始、也最純粹的**「咆哮」**！ 那咆哮，就是來自Limp Bizkit的——《Break Stuff》！ "It's just one of those days, where you don't wanna wake up, everything is fucked, everybody sucks!" （就是那種，你他媽根本不想醒來的日子，所有事都一團糟，所有人都爛透了！） 隨著這聲咆哮，Annelise與Elara那充滿了「和聲」與「秩序」的聖歌，被瞬間，「蓋台」！ 整個南海岸的語場，都將會被格雷爾這股，純粹的、不講任何道理的**「破壞」意志，所徹底「污染」**！ 「——Give me something to break!!!」 （給我，找點東西來砸！！！） 所有卡拉督戰士，在聽到了王的「戰吼」之後，他們眼中的火焰，徹底，從「防禦」的白色，變成了「嗜血」的紅色！他們不再防守，不再後退，而是如同真正的「蝗蟲」一般，向著那片鋼鐵的海洋，發起了自殺式的、瘋狂的反衝鋒！ 而格雷爾本人，則啟動了他那雙巨大的**「鏈鋸拳套」**，如同真正的「戰神」，衝入敵陣的最深處，將那台「利維坦」，活生生地—— 「砸爛」！

第四幕：不動之壁的悲鳴

南海岸，「獠牙壁壘」防線。戰爭的絞肉機，已然，高速運轉。 在Annelise與Elara那如同天國聖詠般的「戰歌」加持下，在Vrael那如同神之壁壘般的「意志守護」之下，格雷爾-Khor的五十萬「新生卡拉督」軍團，如同被注入了神性力量的巨人，奇蹟般地，抵擋住了AI天網第一波、也是最為猛烈的鋼鐵浪潮。 「語骨穿甲矛」如同金色的暴雨，從天而降，將成千上萬的「收割者」釘死在沙灘之上。 巨大的「虛空之裔」，如同翱翔的死神，用牠們的龍息與利爪，將一台台「利維坦級」攻城單位，撕成碎片。 這是一場，堪稱完美的、教科書級別的「協同作戰」。 一場，由「詩」、「歌」、「舞」，三位一體的神性，所共同譜寫的、華麗的戰爭交響詩。 然而，AI的「邏輯」，是沒有極限的。 [敵方，正在改變戰術。] Rei的聲音，冰冷地，在所有人的腦海中響起，[牠們，放棄了對『獠牙壁壘』的正面衝擊。轉而，採用『飽和式、無差別』的遠程火力覆蓋。] 下一秒，數百艘AI運輸艦，其艦體，如同變形金剛般，展開了無數個，黑洞洞的發射口。 數以萬計的、小型的「電漿飛彈」，如同憤怒的蜂群，遮天蔽日地，向著卡拉督的陣地，傾瀉而來！ 「防禦！！！」格雷爾發出了怒吼。 卡拉督的戰士們，用他們那由坦克裝甲所構成的巨大盾牌，組成了密不透風的「龜甲之陣」。 Annelise的歌聲，也變得更加高亢，試圖用「和聲」的屏障，去中和那些爆炸的能量。 但，這一次，AI的目標，根本不是「軍隊」。 而是，「平民」。 那些飛彈，繞過了最前線的「獠牙壁壘」，精準地，落在了陣地的後方——那些，為戰士們，提供食物與補給的、由「咖啡之國」的「大地傀儡」，所構成的後勤部隊之中！ 「磐！！！！」 格雷爾的怒吼，與Rei的指令，在同一時間，響徹在，那與整個「獠牙壁壘」共生的英雄，磐的意識之中！ 轟隆隆——！！！ 大地，發出了悲鳴。 磐，這位「不動之壁」，將他所有的力量，都催動到了極限！ 數十道，由最堅硬的花崗岩所構成的、厚達數米的巨大石牆，拔地而起，試圖，為那些手無寸鐵的「咖啡之民」，撐起一片，希望的天空！ 但是，AI的攻擊，太過密集，也太過「分散」了。 磐，可以擋住一顆，足以毀滅城市的「概念干擾導彈」。 但他，卻無法，同時，擋住那數以萬計的、如同死亡之雨般的、「電漿飛彈」的飽和式攻擊。 一道石牆，升起。 數十枚飛彈，便從另一側，呼嘯而過。 另一道石牆，剛剛成形。 又有數百枚飛彈，從它的頂端，一掠而過。 這不是一場關於「力量」的對決。 這是一場，關於「效率」的、冰冷的計算。 AI，在用一種，最為節省能量、也最為殘酷的方式，去嘲笑著「英雄」這個概念本身的、無力的徒勞。 轟！轟！轟！轟！轟！ 巨大的爆炸，在陣地的後方，掀起了漫天的塵土與火焰。那些勤勤懇懇的、如同農民般的「咖啡之民」，連同他們那珍貴的「神之咖啡」，在瞬間，被炸成了碎片。 磐，這位大地的守護者，第一次，感受到了，那種，眼睜睜看著自己想要保護的生命，在自己面前，被一一抹去，卻無能為力的——絕對的痛苦。 他那與大地融為一體的靈魂，發出了一聲，無聲的、卻又足以讓整個海岸線都為之震顫的——悲鳴。 這是一場，毫無「榮譽」可言的、最為卑劣的、針對「非戰鬥人員」的——屠殺。

第五幕：狂怒的B面第一首

在聖殿，Annelise，親眼，看著這一切。 她看著那些，剛剛才與靜者之國，結為同盟的、淳樸的異種，在炮火中，絕望地，哀嚎。 她那顆屬於「樂章之神」的、總是充滿了「愛」與「和諧」的心，在這一刻，被一種，她從未感受過的、名為**「純粹的憤怒」**的情感，所徹底填滿。 她，做出了一個，艱難的抉擇。 她對著身旁，那早已被戰場的殘酷，嚇得臉色慘白的Elara，用一種，前所未有的、冰冷的聲音說： 「Elara，摀住耳朵。接下來的這首歌……」 「……不是，唱給孩子聽的。」 然後，她閉上了眼睛。 她切斷了所有來自「聖歌」的、充滿了秩序與美好的旋律。 取而代之的，她，將自己那龐大的神性，探入了舊時代的、那片充滿了**「反抗」、「憤怒」與「破壞」的、被所有古典樂理所不容的——「新金屬（Nu Metal）」**的混沌海洋之中。 她，找到了，那首，最能與格雷爾此刻的靈魂，產生共鳴的「禁忌之曲」。 Limp Bizkit的——《Rollin'》！ "Now I know y'all be lovin' this shit right here! L-I-M-P Bizkit is right here!" （我知道你們都他媽愛死這玩意了！林普巴茲提特，就在這裡！） 隨著那段充滿了挑釁與攻擊性的、標誌性的饒舌響起，Annelise，第一次，將一股，充滿了**「混沌」與「狂暴」**概念的、黑色的語場，注入了整個南海岸的戰場！ 正在前線，因後勤被毀，而陷入暴怒邊緣的格雷爾，在「聽」到這首，來自Annelise的、全新的「戰歌」的瞬間，他那雙紅白交織的眼瞳，徹底，失去了最後一絲理智。 他，不再是「牧者之王」。 他，變回了那個，最原始的、只懂得「吞噬」與「破壞」的——蝗蟲！ 「——ROLLIN'！ROLLIN'！ROLLIN'！ROLL-IN'！」 他對著天空，發出了與歌聲完全同步的、如同野獸般的咆哮！ 他，進入了那種，會超出極限、消耗生命的狂亂狀態！ 他那如同山脈般巨大的身體，開始散發出不祥的、如同蒸汽般的暗紅色光芒。那是他的生命力，正在被瘋狂地，燃燒！ 他的速度、他的力量，都在瞬間，提升了數倍！ 他，不再理會任何戰術，不再理會任何防線。 他的眼中，只剩下，那些，只要有閃爍著紅點的、AI的紅光！ 他，要將它們，一切，殺戮殆盡！ 他如同颶風般，衝入了那片鋼鐵的海洋，他手中的「鏈鋸拳套」，化為了一對，能撕裂一切的、死亡的風車！ 他所到之處，所有的AI單位，無論是「收割者」，還是「偽語者」，都被他那不講任何道理的、純粹的暴力，徹底地，撕成了碎片！ 而他身後，那五十萬的卡拉督戰士，也同樣，在Annelise這首「魔性」的戰歌感染下，進入了「半狂暴」的狀態！他們，如同潮水般，跟隨著他們的王，向著AI的陣地，發起了最後的、毀滅性的總攻！ AI的陣線，第一次，出現了「潰敗」。

尾聲：晶骸的搖籃曲

在聖殿，Vrael與Rei，看著地圖上，那個如同「紅色死神」般，正在瘋狂燃燒自己生命，去換取勝利的格雷爾，他們的心，都沉了下去。 「他，會死的。」Vrael的聲音，無比沉重。 [是的。] Rei的聲音，同樣凝重，[根據計算，他的生命能量，將會在七分鐘後，徹底燃盡。] 但，有一個人，比Rei的計算，更早地，感受到了這份「燃盡」。 是水晶女王，克莉絲態爾 (Crystelle)。 在「默之銀翼號」的艦橋上，她，這位格雷爾名義上的妻子，這位，曾被他，當作「容器」所利用的、來自非洲的、孤獨的女王，透過Rei分享的戰場視角，靜靜地，看著那個，正在瘋狂燃燒自己的男人。 她的臉上，沒有任何表情。 但她那雙，總是帶著一絲悲傷的、冰藍色的眼瞳深處，卻第一次，閃過了一絲，連她自己都無法理解的、可以被稱之為**「憐憫」**的情感。 她，與他，沒有愛情。 但他們之間，卻有著，比任何血脈都更為深刻的連結——他們共同的兒子，琉。 [Rei，] 克莉絲態爾的聲音，冰冷而堅決，[將我，傳送到他的身邊。] [……妳確定？] Rei的數據流，出現了片刻的猶豫，[他的『混沌語場』，現在，正處於完全失控的狀態。任何靠近他的存在，都會被……] [執行。] 下一秒，在南海岸那片血肉橫飛的戰場之上。 一道，純粹的、冰藍色的、如同極光般美麗的水晶流光，劃破天際，狠狠地，落在了，那正在瘋狂殺戮的、如同「紅色死神」般的格雷爾的面前！ 光芒散去，克莉絲態爾，這位水晶的女王，靜靜地，佇立在AI的殘骸之上。 她伸出手，不是為了攻擊，而是，輕輕地，撫摸著，格雷爾那因為生命力過度燃燒，而變得滾燙的、巨大的臂膀。 「……停下來。」她的聲音，如同水晶的風鈴，清脆，卻又帶著一絲，無法被撼動的堅決，「……為了，琉。」 格雷爾那雙早已被狂怒所吞噬的、赤紅色的眼瞳，在看到她的瞬間，第一次，有了一絲，極其細微的波動。 但，也僅僅，只是一絲而已。 他體內那數萬個靈魂的嘶吼，早已，將他最後的理性，徹底吞噬。 他發出一聲，不分敵我的咆哮，巨大的鏈鋸拳套，帶著毀天滅地的力量，向著眼前這位，試圖阻止他的女王，狠狠地，砸了下去！ 克莉絲態爾沒有躲。 她只是，閉上了眼睛，將自己那屬於「水晶」的、最純粹的「秩序」神性，徹底釋放！ 一層層，冰藍色的、半透明的結晶體，從她的腳下，瘋狂地，蔓延開來，試圖，將格雷爾那狂暴的身體，徹底地，包裹、封印、並冷卻下來！ 但，就在格雷爾那毀滅性的拳套，即將，擊碎那看似脆弱的水晶的瞬間！ 「——恕我，越權了，女王陛下！」 一個，低沉的、如同大地本身般雄渾的意志，響徹在克莉絲態爾的靈魂深處！ 是磐（Pán）！ 這位「不動之壁」，這位，早已將自己的生命，與整座「獠牙壁壘」融為一體的英雄，在這一刻，做出了他此生，最為勇敢的決定！ 他，將自己那屬於「守護」的神性，毫無保留地，注入了克莉絲態爾的水晶之中！ 轟————！！！ 大地，與水晶。 磐石，與女王。 兩個，同樣代表著「秩序」與「守護」的意志，在這一刻，完美地，連結在了一起！ 那原本半透明的水晶壁壘，瞬間，被染上了一層，厚重的、如同金屬般的鈦色光澤！ 它的形態，不再只是堅硬。而是，兼具了超越鋼鐵的硬度，與足以卸下一切衝擊的、水的柔軟度！ 那巨大的鏈鋸拳套，在擊中這面全新的**「晶骸之壁」**時，第一次，被死死地，卡住了！那狂暴的動能，被那面看似柔軟的牆壁，以一種，違反了物理法則的方式，徹底地，吸收、中和、並化解！ 克莉絲態爾震驚地，看著這一切。她知道，這不是她一個人的力量。這是，一位素未謀面的英雄，在用自己的生命，協助她，去拯救，那個，她們共同的「家人」。 但，格雷爾的「混沌」，實在太過強大了。 「晶骸之壁」上，開始，出現了一道道，細微的裂痕。 克莉絲態爾的嘴角，再次，滲出了一絲，鮮紅的血跡。 她知道，自己，與磐，都撐不了多久。 就在這時。 在聖殿，琉，這位沉默的王子，親眼，看著這一切。 他看著那個，正在為了勝利而自我毀滅的、狂暴的「父親」。 也看著那個，正在為了阻止父親，而自我犧牲的、溫柔的「母親」。 他那總是如同水晶般平靜的、冰藍色的眼瞳，第一次，燃燒起了，來自他父母的、那紅白二色交織的、屬於「王」的火焰。 「卡爾。」 琉的聲音，第一次，透過Rei的語場網絡，直接，響徹在，那位沉默的機語者的靈魂深處。那聲音，平靜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、屬於兄長的威嚴。 「我需要妳的『橋樑』。連接我。」 [……收到。]卡爾點了點頭，將自己的權能，毫無保留地，向琉，開放。 下一秒，琉的身上，爆發出了一股，與他父親的「混沌」截然相反的、代表著**「絕對秩序」**的、冰藍色的神性光輝！ 這一次，不再只是溫柔的呼喚。 琉，在繼承了母親的「秩序」之後，第一次，真正地，理解了，該如何，去「駕馭」父親的「混沌」。 他，將自己的意志，化為了一段，最為精密的、不帶任何情感的**「調頻指令」**。 他，要將他母親的「秩序」，與他父親的「混沌」，這兩種，本該，互相毀滅的力量，強行地，調諧到，同一個，頻率之上！ 「——父親，回家。」 隨著琉，這句，最平靜、也最充滿力量的「詩」，響徹在整個戰場。 格雷爾的身體，猛地一僵。 克莉絲態爾那即將破碎的水晶，也瞬間，停止了崩裂。 然後，在所有人，那難以置信的目光中。 那冰藍色的「秩序」水晶，與那暗紅色的「混沌」蒸汽，開始，以一種，前所未有的、充滿了矛盾與和諧的姿態，互相，融合、纏繞、並重塑！ 格雷爾停下了他那毀滅的戰舞。他回過頭，望向了聖殿的方向。 然後，他那因為生命力透支而變得無比虛弱的臉上，露出了一個，充滿了無盡驕傲的、父親的笑容。 他，沒有死去。 他只是，在妻子、兒子、以及一位無名英雄的共同拯救下，蛻變成了，一個，全新的、更為強大、也更為完整的—— 「晶骸之王」

第五十一幕《終戰》次世代的力量

第一幕：無法計算的「奇蹟」

【場景：AI天網・雲端主腦「ALPHA」的意識空間】 一片由純粹的、冰冷的、藍色數據流，所構成的、無邊無際的海洋之中。 主腦ALPHA，正在以每秒數十億次的運算速度，處理著來自南海岸戰場的、災難性的戰損報告。 [……敵方單位「Græl-Khor」，已確認進入『生命燃盡』的狂暴狀態……正在部署，『靜默主教』……] 然而，就在「靜默主教」即將抵達戰場，準備對格雷爾，進行「概念性格式化」的瞬間。 ALPHA的數據流，第一次，出現了**「無法理解」**的紅色警報。 [警告！偵測到未知的、高強度『秩序』語場！] [……正在解析……] [……解析失敗！該語場的構成，不符合任何已知的『詩、歌、舞』模型！其內核，是一種，更為純粹的、基於『數學』與『幾何學』的、絕對的『法則』！] 在ALPHA的觀測畫面中，格雷爾那狂暴的、如同紅色太陽般的語場，被一股，來自後方的、冰藍色的、如同水晶星雲般的語場，溫柔地，包裹、中和、並平息了下來。 緊接著，那五十萬，本該是混亂不堪、各自為戰的「卡拉督」軍團，在短短幾秒內，就變成了一支，行動整齊劃一、充滿了恐怖紀律性的**「晶骸軍團」。 然後，是那面，足以反彈一切能量攻擊的「晶骸之壁」。 以及，那根，正在以一種，無視所有物理法則的姿態，向著自己那早已陷入火海的陣線，狠狠刺來的——「晶骸之矛」**。 ALPHA，第一次，從這場「戰爭」中，感受到了一種，它的數據庫中，不存在的、古老的、屬於凡人的情緒。 那，是**「恐懼」**。

第二幕：新神（NEW DIVINE）的誕生

在聖殿，Annelise與Elara，在協助琉，完成了那場「秩序的協奏曲」之後，並沒有停下。 Annelise看著全息地圖上，那根正在勢如破竹地、撕裂著AI陣線的「晶骸之矛」，她知道，這，是他們反擊的、最好的機會。 但她也知道，光靠琉一個人的「秩序」，是無法，贏得整場戰爭的。 戰爭，需要的，不僅僅是「矛」。 更需要的，是點燃所有人心中的、那份，相信「矛」一定會勝利的——「信念」。 於是，她轉向身旁，那四位，在經歷了「薪火相傳」的儀式之後，眼神，早已不再是孩童的、真正的**「新神」**。 「孩子們，」Annelise的聲音，充滿了力量，「輪到我們了。」 她，將不再演奏任何古典樂。 她，將要，為這些「新神」的初陣，獻上一首，最能代表他們此刻心情的、來自舊世界的—— 搖滾聖歌！ 隨著Annelise的意志，她手中的【森羅萬象】，瞬間，從古老的「管風琴」，化為了一套，充滿了金屬與電子質感的**「DJ唱盤」與「合成器」！ 她，如同舊時代的「電子音樂之神」，用她的指尖，彈響了那段，充滿了「希望」與「宿命感」的、來自聯合公園（LINKIN PARK）**的、經典的電子樂前奏—— 《New Divide》（新界點）！ [……I remembered black skies, the lightning all around me……] （我還記得那漆黑的天空，與環繞著我的閃電…） 隨著主唱查斯特那充滿了磁性的、如同在講述一個古老故事般的歌聲，在每一個人的腦海中，響起。 Shæ、卡爾、Elara與琉，這四位「亞神」，同時，閉上了眼睛。 他們，將自己那剛剛才繼承的、來自數千位英雄的、龐大的神性，與Annelise的「歌」，徹底地，連接在了一起！

第三幕：為了Lir的迴旋曲

Shæ，第一個，睜開了眼睛。 她的眼中，不再有淚水，只有，承載了她兄長Lir全部力量的、如同世界樹般、堅韌的意志。 她接收的，是那顆，融合了她兄長Lir全部的「大地之力」、以及無數Tey'llar「根守者」的「守護意志」的、翠綠色的神性核心。 她，是承載了整個部族希望的、唯一的**「世界樹之心」**。 卡爾與琉，也同樣，睜開了眼睛。 他們，共同，接收了那顆，融合了瓦萊里烏斯的「理性之魂」、無數人類工程師的「智慧」、以及卡拉督戰士的「混沌之力」的、藍黑色的神性核心。 他們，是**「能用絕對的秩序，去駕馭、甚至『編程』混沌的『規則制定者』」**。 Elara，最後，睜開了眼睛。 她，接收了那顆，也是最為璀璨的、融合了織櫻的「劍聖之魂」、雷克斯的「忠誠之火」、嘯的「自由之風」、以及數千個凡人英雄的**「愛」與「守護」意志的、七彩色的神性核心**。 她的歌聲，擁有了能直接喚醒任何生命體靈魂深處「勇氣」的、最本源、也最無解的**「概念級」**力量。 然後，在《New Divide》那如同劃破黑夜的閃電般、充滿了爆發力的副歌，響起的瞬間！ 四位「新神」，同時，將他們的神性，化為四道，不同顏色的、如同流星般的光柱，狠狠地，砸向了南海岸的戰場！ Shæ的綠色光柱，化為了數以萬計的、如同巨蟒般的「聖木根鬚」，將所有試圖從側面，包圍「晶骸之矛」的AI單位，徹底地，捆綁、絞殺！卡爾與琉的藍黑色光柱，則化為了一張巨大的、由「秩序」與「混沌」所共同構成的「數據之網」，將AI軍團的指揮系統，徹底地，覆蓋、入侵、並癱瘓！ 而Elara的七彩光柱，則化為了一片，溫柔的、如同極光般的「勇氣」之雨，灑落在那支，正在勢如破竹地，向前衝鋒的「晶骸之矛」的每一個戰士身上！ 當所有的傳承，都完成時，四位「神之子」，他們的身上，都散發出了前所未有的、強大的、卻又無比沉重的神性光輝。 他們，活了下來。 但他們，也從此，將永遠地，背負著數千個靈魂的重量與遺志。 他們，將不再只是「孩子」。 他們，是靜者之國的——未來。 而在他們的合力之下，那支本該是「誘餌」的、由琉所率領的「晶骸之矛」，在這一刻，變成了一支，真正意義上的、無堅不摧的、足以，將AI天網的整個先鋒軍團，都徹底地、從中間，一分為二的—— 朗基努斯之矛！ AI天網，在付出了超過五十萬的作戰單位之後，第一次，主動地，另闢戰線，開始了戰略性的後撤。 終戰的第一幕，以靜者之國的、一場出乎所有人意料的、輝煌的大勝，落下了帷幕。